傅氏眼科審視瑤函

審視瑤函序

成周建官三百六十而燮理奏功分寄醫師尹副以逮上士下士職掌望為明聽之司若是乎耳目股肱之未敢輕畀也故其時分猷者或肘撓鐵鏡以建勛考成者或胸貯金篦而宣化至玉鉉鼎鼐之權惟醫師與

良柏並峙持欲休哉補天煉石浴日調
元洵各有天授焉匪其人不得而遇也仁
宇傳君以慈祥聰擅龍本與各闡諸
庚惠瀰蒼亦擴億丈大光明藏現大
醫王身而為說法七神攜已遠標紫
霄而驂鳥龍已然且秉赭鞭救匍匐
戚靈霧而燿明旦刀圭之積功靡以加

已式於家則見齋必敦畧吾茹蔬戒侈
嵬嵬龐居士也式於閭則見瞿曇檀
罽香笒稱檀油油許允度也式於都
則見僉恴良稷寔施纖纊藹藹傅大
士也而矧婆悉屢熱佛手療人令昏
瞶顛危者仰拯摩而躋春老也龠
觝更僕哉已巳余病自擿歸 借慰

秣陵猶訪長桑而不得其人也閩孫月獲覯傅君授余上池而霍然蘇豁然瞭也因喟然嘉歎久之豈葛仙搗藥鳥犄作丁〻杵春聲將醉卧紫金牀頭拉伯陽參同漱煉一洗羊豕徇鼠廓輪渡渤為殄鬼夜魔踢開許大寶月輪金光藏醍醐甘露酒

須彌峰頂自在王菩薩神傳君之謂欽而君尚逡逡謝勿敏也老氏云亭惟不矜故能與天下同功顏氏子云無伐善無施勞君其功圓果滿拔宅沖舉當不在焉自然徐秋天下而且兮治繩武作述一家嗣君維藩館甥文凱隸職院僚折髓洞筋咸頭需攏

彬彬王謝門風雅称烏衣子弟哉三
君仰體家赫彙笥中審視瑤函曰
批閱錄將命剞劂氏而壽諸梨棗焉
乞予一言以弁為鴻寶余見二君青出
於藍式穀其似行且列鵷鷺班奉仁
宇之家孫以佐保御而育群黎異
日漢明弼亮兮寄耳目股肱燮理隆

陽不惟爲

朝家慶得人而俾望爲明聽者咸賀

哉沃而垂霖澍焉余當誦周雅而上

考成也傅君以爲然用弁之簡端

旨

崇禎甲申嘉平穀旦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纂修會典同知

經筵日講官

通家侍生陳盟頓首拜撰

審視瑤函弁言

素難而後有顯科猶六經而後有子史迄其旨元令人罔象而蒐珠其理微令人碧落而占氣其奧沉令人望洋而觀瀾以故鼎之貴者惲斑駁以徵奇業之耑者須擷草以灼膜操一技工一術必期扁之斲輪庖之批窾致精造極而稱

絕藝謂必求之桐君泰越之壇庶幾去
遇其人而不意仁宇傅君一快覯之君
舌則蓮品則仙道濟博施則箸山于瞻
不倦承之院署初物色於鳳莖鷺潛把
臂謦譚而使我喜不能寐也喟然歎曰
世有碩德長者傅君若而人與之聯駟
一承明出其補天鴻勳浴日丹而撐乾坤

復何事之難濟爲君槃阿樂泌一衲一
瓢脩然自足將營菟裘而壺隱焉餌施
昏瞀而不尸功澤漉閫黨而不任德心
齋詖庭幃而守之若維摩檀施浹耆闍
而奉之若鳩摩藹藹乎與物同春利之
而不庸胥胥乎與時分憂習勤而勿縈
且燕貽承芳道光繼志上自克家次追

義方箕裘式轂聿啟象賢若萬石君家
不言而躬行君備有焉語云不知其系
視其教長公維藩同事僚契坦埸文凱
美秀而文叔淑慎爾止接踵聯璧若鸑
鷟之軼雛羣行將展六翮而摶南溟天
祚明德有開必先其佑積慶而錫之令
終者詎鮮券哉歲甲申君冢枕中之秘

審視瑤函就帙而丐正不佞余矢叟語
以勸之曰珍之獨曷若寶之衆私而家
曷若公而國君請梓諸仁宇遂踴躍摩
頂拈花爇香向大士如來壇前一發宏
誓以審視瑤函廣鋟薛濤牋端永爲三
千大千琉璃震旦普渡一切千手千眼
不住聲色香味觸法施之是舉也不佞

何敢夷瑶函爲一門筏渡直尊爲海岸

慈航可矣是爲序　　旹

崇禎甲申菊月穀旦

中議大夫資治尹加光祿寺少卿仍掌太

醫院院使事通家友弟陸彬頓首拜撰

凡例

目受五臟六腑之精華若日月麗天而不可掩。右陰左陽涵光毓采吐桑浴淵晦暄迭行坎離失度靈晉錯經。燮理不齊民病爲殃。人開卷了然至於五臟主病。五行附麗五官分導五方風氣浸淫爲厲各有專司。爰事搜數是函授自烈祖奕葉鑽研經歷三十餘載。復訪名公宗匠講究即可。廣購藏書崇尤。芟繁輯簡。間有立論堪採。而主方雷同有異方擅譽而症候不明者。添類雖工。效難知。陋類不敢載。

一五輪八廓各分攸司象形取義腑臟部署甚分星布

間不容髮俗僅得其皮毛茲書蒐其精奧按經辨症補瀉得宜先巡輪廓之變隨察受病之源主客逆順毫釐千里闢謬辨誤以求斷分庶幾覽者可按圖而索驥施治者不致罔象而探驪爾

一歷來醫家自漢華元化獨振元首倪仲賢集金玉大成以及四大名家龍木論若七十二家各樹幟壇坫迭奏宮商抑亦鈞天異響哉然有效孫獨得而瑕不言症理由撥獲而逈別青黃者出朱入絳烏焉難分不識

一治法分門逈若雲泥陰陽變換具有權衡不察司天

無以辨六氣五運；一極不驗經絡無以辨內外三因之候；不參奇經無以證七情六淫之氣；凡訣雖存鴻聆難別；是爾襄經宣化循法稽因取原機啟微為鵠補以諸家鴻論證驗天行贊理肘氣綱領條目珠聯繡錯庶迎刃以解入彀而中酬備載。

一用藥寒熱猶用兵虛實確有主見非空拳射鵠隔靴搔癢者比也。灼其受病於某經注病於某絡病因於某部感觸於某候宜溫宜涼內外表裏一以貫之若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宜熱而反以寒伏之宜寒而反以熱熾之刃非逆施致乾倒懸鮮不旋踵而斃之殃

者可不愼哉

一湯劑丸散藥味用雖不同而治法亦異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漬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湯者蕩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緩也不能速去之舒緩而治之也丸散分兩可多可少若剉爲劑必須七錢至八錢以爲中正羸弱者五六錢爲劑壯盛者必須兩餘方得其效少則藥力不足多則不勝藥勢

一製法必須極工用藥料須擇道地若不揀擇精良以爲抵塞徒費工力何能取効如炮炒者以整藥入於

灰火中或用麵裹濕紙重裹炮令藥上有裂紋者方熟。附子南星豆蔻之類是也。炙者以整藥塗蜜或姜汁酥油童便酒漿等物塗浸於藥上。用炭火炙令香熟。杜仲黃芪厚朴甘草皂莢龜板鱉甲之類是也。煅者以整藥入在炭火中。煨定燒熟爲度。牡蠣石決明石膏爐甘磁石之類。或用水醋童便淬飛是也。焙者以綿紙隔藥火烘令香脆。天麥門冬牛膝石斛之類是也。炒者以銀鍋砂鍋內炒令香脆得宜。勿令焦枯過失藥性。若煉蜜者。每一斤只煉十二兩五錢爲定。火少火過。並不相宜。

一開導猶鏡而拭塵而釜底抽薪也。寶鑑玄機陽秋錦鏡。不啻家諭而戶曉之。至撥雲觀日。掃霾見天稱能手者。則罕覯焉。是函本自家秘珍。踰百朋。蓋垂掌而味溢黃芽。凝脾而香霏絳雪者。耐翻經年。俄頃建績匪倖口乳石而烹烏煉兔者類也。宜哉。

一古人治目凡藥力遲緩。不能急速取效者。則用針刺以濟其急。然醫者必須熟明經絡症的穴真。無不應手取效。但今人去古已遠。一聞針灸。心懷怯懼。是以醫心懈怠。鮮工於此耳。孰知其取效敏捷大抵沉疴。皆用之者。雖不有驗其治疾也。豈曰小補云爾哉。

昔篇立論汗牛充棟非竊名以述類則市惑而弋利求匠盲之中乎欲而灼見筋膜者揆什未有一矣是函竪白狐鳴而理必晰於粹精按經攷古而症不遺乎險怪列部分門鑽骨析髓辨輪定廓察色觀形開卷瞭然灼如觀炬較目實論益詳散金碎玉綜愈著令見者洞心而駭矚分光瀉或亦持顛扶危之一助云爾備械

一立方施症研古酌今歷有成論匪臆造測度漫焉嘗試者同也昔人載一百六十症則失之濫上古者七十二症則失之簡是函擇要刪繁纖鉅各當定爲一

百有八症。破蒙聯督。開豁茅塞。務令陰陽之襏斷標本之攸分。內外表裏之條貫。虛實逆順之各殊。察形辨色。以驗其因。按候察部。以窺其要。若夫當圜行方。化裁酌量。活活潑潑。時措咸宜。我不執方。方必符症。症自合方。隨方隨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遇其人。方不虛傳。高遠之士。盍請鑒諸。

復慧子維潘氏識

傅氏眼科審視瑤函總目

卷之一

卷之三

卷之四

傅氏眼科審視瑤函總目終

前賢醫案

雲麓漫抄云淮南陳吉老儒醫也有富翁子忽病目視正物皆以為斜凡案書所之類排設整齊必更移令斜自以為正以至書寫尺牘莫不皆然父母甚憂之更歷數醫皆不諳其疾或以吉老告遂以子往求治既診脈後令其父先歸留其子設樂開宴酬勸無算至醉乃罷扶病者坐轎中使人舁之高下其手常令傾倒展轉久之方令登榻而臥達旦酒醒遣之歸家前日斜視之物皆理正之父母躍然而喜且詢治之之方吉老云令嗣無他疾醉中嘗閃倒肝之一葉搭於肺上不能下故視

正物為斜今復飲之醉則肺脹展轉之間肝亦垂下矣藥安能治之哉當翁厚為之酬

九靈山房集云元末四明有呂復別號滄洲翁深於醫道臨川道士蕭雲泉眼中視物皆倒植請治於復問其因蕭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至天明遂得此病復切其脈左關浮促即告之曰嘗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腑故視物皆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遂以藜蘆瓜蒂為麤末用水煎之使平旦頓服以吐為度吐畢視物如常

張子和治一年幼子。十餘歲目亦多淚眾醫但劫子和見

之曰此子目病原為伏腹中夜驚得之其父曰子時在臨清被兵恐令服爪蒂散加鬱金上涌下瀉各去涎沫數升人皆歎之曰見腹中無病何以吐瀉如此至明日瞭然爽明

道山清話云張子顏少卿晚年常目光閃閃然中有白衣人如佛像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體瘠而多病矣一日從汪壽卿求脈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投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祝曰十日中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既如期視所見白衣人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貴亦不見覺氣體與他

曰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爲肺所乘心脾之母也公旣多疑心氣不固自然有所覩吾以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爲脾之子旣不能勝其母其病自愈也

北夢瑣言曰有少年苦眩暈眼花常見一鏡子趙卿診之曰來晨以魚鱠奉候及期延於內從容久飢候客退方得攀接俄而桌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少年飢甚聞芥醋香徑啜之逡巡再啜遂覺胸中豁然鏡影消無卿曰郎君喫眼前魚鱠太多無芥醋不快又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故權誑而愈其症也

丹溪治一老人病目暴不見物。他無所苦。起坐飲食如故。此大虛証也。急煎人參膏二觔。服二日。目方見。一醫與青礞石藥。朱曰。今夜死矣。不悟此病得之氣大虛。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果至半夜死。

一少年早起。忽視物不見。就睡片時。略見而不明。食減甚倦。脈緩大。重按散而無力。意其受濕所致。詢之果臥濕地半月。遂用蒼朮白朮茯苓黃芪陳皮。少佐附子。二十劑而安。

汪石山治一婦。年踰四十。兩目昏眛。咳嗽頭疼。似鳴若過饑益甚。醫治以眼科藥。反劇。脈皆細弱。脾脈尤近乎弱

日脾虛也五臟六腑之精皆稟受於脾上貫於目脾虛不能輸運臟腑精微歸明於目故目昏耳鳴頭痛之候由矣脾虛則肺金失養故咳嗽形羸醫不補脾養血妄以苦寒治眼是謂治標不治本也遂用參芪各錢半麥門冬貝母各一錢歸身八分陳皮川芎各七分升麻柴胡甘草各五分而安

薛立齋治一男子日晡兩目緊澁服黃蘗知母之類反劇更加便血此脾傷不能統血輸榮於目然也遂用補中益氣湯送下六味丸而安

給事張禹功目赤不明服驅風散熱之劑反畏明重聽脈

大而虛此由心勞過度思慮傷脾蓋心勞則不能生血脾傷則不能運輸精敗於目也用補中益氣湯加茯神酸棗仁山藥山茱萸遠五味而安後自攝不謹復作益甚用十全大補湯加前藥而復愈

王海藏治一女形肥年將笄時患目或一月或兩月一發每發則紅腫如此者三年服祛風熱藥左目反生頑翳從銳眥起遮瞳人右目亦生翳自下而上潔古云從外走內者少陽也從下而走上者陽明也此少陽陽明二經有積滯也六脈短滑而實晨取則短澁遂用溫白丸減川芎附子三分之二倍加膽草黃連下之服如東垣

痞積丸法初服二丸每日加一丸加至大便利則每日減一丸復從二丸加起忽一月瀉下黑血塊如黑豆大而硬自此漸愈膨脹盡去

攖寧生治一人過食醋蒜猪肉煎餅後復飲酒大醉臥於煖坑次日瞳神散大視無定以小爲大以大爲小行步踏空百治不效予曰瞳子散大由食辛熱太過然也蓋辛主散熱助火辛熱乘於腦中故睛散睛散則視物無的也遂用芩連諸寒之藥爲君歸芍諸甘辛爲臣五味子酸爲佐人參甘草天冬地骨皮爲使柴胡爲肝經之引百劑而安

婦人目翳綠色從下而上病自陽明來綠非正色殆肺合腎而爲病猶畫家以黑調白合成綠之象乃用瀉肺腎之藥而以入陽明之藥爲引使。

唐高宗上苦頭重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太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緞百匹以賜鳴鶴。

安吉趙君玉目暴赤腫點洗不退偶思戴人有云凡病在上者皆宜吐之乃以茶調散湧之一湧而目愈君玉歎

曰法之妙其效如此乃知法不遠人人自遠法也

孫眞人在仁廟朝治衛才人患眼疼衆醫不能療或用涼藥或用補藥加之臟府不安上召孫孫曰臣非眼科乖不令責於臣

降旨有功無過孫乃診之肝脉弦滑非壅熱也乃才人年少時人壯血盛肝血併不相通遂問宮人宮人云月經已三月不通矣遂用通經藥經既通不日疾愈矣上賜孫三十萬緡官人謡曰神醫不來雙睛難開

許學士云荀牧仲嘗謂予曰有人覷一物爲兩醫作肝氣盛故一見爲二服瀉肝藥皆不驗此何疾也予曰孫[illegible]

人曰靈樞有云目之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邪中於頭目乘目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入於腦。入於腦則轉。轉則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邪中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岐故見兩物也。令服驅風入腦藥得愈

丹霞朱僧氏代沖崇由家既病三陽。諸熱常倚靜室不敢見明明則頭疼如錐每當水於頂上不能解其熱歷諸醫莫能辨其病後治之七日而愈其法用汗吐下三法而已後用涼物清鎮之乎復如故

一女子年十四歲因悲怒先月經不通寒熱脇痛後兩目

生翳青綠色。從外至內。予謂寒熱脇痛。足厥陰之症也。翳從外眥起。足少陽之證也。左關脉弦數。按之而滑。肝經風熱兼血滯也。遂以加味逍遙散。加防風龍膽草。四服而寒熱脇痛頓減。用六味丸月餘而痊。

一婦人患偏頭痛五七年。大便結燥。兩目赤腫眩運。世之頭風藥無不服。其頭上針灸數千百矣。一日戴人診其脉。急數而有力。風熱之甚也。此頭角痛。是三焦相火之經。乃陽明燥金勝也。燥金勝乘肝則肝氣鬱。肝氣鬱則氣血壅。氣血壅則上下不通。故燥結於裏。尋至失明。治以大承氣湯。令河水煎二兩。加芒硝一兩。煎成頓令分

三次服下泄如湯二十餘行次服七宣丸神功丸以潤之波𦂳羨藥猪羊血以滑之三刺之外目豁然首經燥結頓釋而愈。

婁全善治男子。每夜至目珠連眉稜骨痛頭亦半邊腫痛以黄連膏等寒凉點之益疼諸藥不效。多厥陰少陰。痛隨止半日後又作又灸又止月餘遂用夏枯草香附子各二兩甘草四錢共爲末每日中茶清調服錢半下咽疼即减半。七日痊愈

子和嘗自病目或腫或翳羞明癮澀百餘日不愈忽眼科張仲安云宜刺上星百會攢竹絲空諸穴上血出又以

草㽞內兩鼻中出血約升許次日忽大半三日平復如故此熱血壅宜破之之法也。

禹錫云。向有崔承元。爲官時治一人死罪。因久獄活而出之。後因病目數年。服藥全愈。以別意而終。一日崔目忽病內障。苦極喪明。逾年。後半夜獨坐歎息。時聞階除如蟋蟀之聲。崔問爲誰。答曰是昔年蒙活出之囚也。今特報恩至此。遂以黃連羊肝丸。告崔治目言訖不見。崔乃依合服不數月。其眼復明。因傳於世。

觀音光眼咒 出藏經

偈曰

救苦觀世音施我太安樂賜我大方便滅我愚痴暗除
却諸障礙無明諸罪惡出我眼室中使我視物光我今
說此偈洗懺眼識罪普放淨光明願現微妙相
每日清晨用淨水一碗持咒一遍吹氣一口入水持
四十九遍用水洗眼能除眼障翳即久瞭治之亦可
愈也

晉范甯嘗苦目痛就張湛求方湛戲之曰古方宋陽子少
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次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以及
漢杜子夏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省
讀書一減思慮二專視內三簡外觀四早起晚五夜早

眼六光六物發以神火下以氣所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可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能視箠之餘長服不已非但明目且亦延年術如是而行不可謂之嘲戲亦奇方也

審視瑤函卷終

五臟所司兼五行所屬

精液之體重濁靜而屬陰

陰　陽

心　火

水

土　脾化食

木

金

木　曲直

火　炎上

土　稼穡

金　從革

水　潤下

作

酸　苦　甘　辛　鹹

神氣之體輕清動而屬陽

動功六字延壽訣

春噓明目本扶肝。夏至呵心火自閑。秋呬定知金肺潤。冬吹惟要坎中安。三焦嘻却除煩熱。四字長呼脾化食。切忌出聲聞口耳。其功尤甚保神丹。

心呵頂上連叉手 舉手則呵 反手則吸

呵則通於心。去心家一切熱氣。或上攻眼目。或面色紅。舌上瘡或口瘡。故心為一身五官之主。發號施令。能使五官。故上古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也。秋冬將常煖其湧泉不傷於心。君素問云。是爽傷心是也。澄其心

則神自清火自降是火降由乎神之清也心通舌爲君之官舌乃心之苗爲神之舍又爲血之海故血少則心神恍惚夢寐不寧也冬而紅受尅故鹹多傷心血冬七十二日省鹹增苦以養其心也

肝若噓時目睜睛

噓則通肝去肝家一切熱聚之氣故膽生於肝而膽氣不清因肝之積熱故上攻眼目大噓三十呼一補一瀉則眼增光不生眼瞖故目通肝肝乃魂之宅夜睡眼閉則魂歸宅肝爲目之官秋而青受尅辛多傷肝秋七十二日省辛增酸以養肝氣

腎吹抱取膝頭平

吹則通腎去腎中一切虛熱之氣或目昏耳聾補腎宜則腎氣自調矣故腎通耳爲耳之官耳聽藏精不可聽於淫聲大吹三十吹熱擦腎堂四季十八日面黑受尅甘多傷腎故季月各十八日省甘增鹹以養腎氣

肺病呬氣手雙擎

呬則通肺去肺家一切所積之氣或感風寒咳嗽或鼻流涕或鼻熱生瘡大呬幾呬一補一瀉則肺氣自然升降肺爲心之華蓋最好清故肺清則不生疾也肺通鼻爲鼻之官肺爲魄之舍也夏面白則受尅若偏火肺傷金

夏七十二日省苦增辛以養肺氣。

脾病呼時須撮口

呼則通脾。去脾家一切濁氣。故口臭四肢生瘡。或面黃脾家有積或食滯物積聚不能化。故脾爲倉廩之官。又爲血之用。故飲食不節。則不生血。四肢不動。則脾困。故夜則少食。睡時脾不動。以致宿食。則病生矣。脾四季之官爲意之宅。故意不可以妄動。動則浩然之氣不能清也春而黃則受尅。春七十二日省酸增甘以養脾氣。

三焦客熱臥嘻嘻

嘻則通膽。去膽中一切客熱之氣。故臥時常嘻。能去一身

之名熱補瀉得當膽氣自清目不生疼膽怕熱酒時飲食熱者少食止膽無積便膽氣清爽也。

太極（陰靜 陽動）	元	春	木	肝	黑睛：氣不和昏暗黑花頭痛，多翳膜蟹睛或多眵淚
	亨	夏	火	心	大眥：氣不和昏熱腫痛兩眥；小眥：亦痛生浮翳血灌瞳神
			土	脾	上瞼：氣不和眼胞腫起泫爛；下瞼：努肉或瞼翻倒睫拳毛
	利	秋	金	肺	白睛：氣不和白睛腫起多痰，肉滯血自膜侵睛淚眵
	貞	冬	水	腎	瞳神：氣不和瞳青綠視物若，散渺太易如水花冷淚

經云臟于眼黑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故陰陽合傳而睛明此則眼具陰陽也。

又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睛。睛之窠為

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裹擷筋骨氣血之精而與脉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此則眼具五臟六腑也後世五輪八廓之說蓋本諸此○臟腑主目有二○一曰肝經云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又云人臥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又云肝氣通於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二曰心經云心合脈諸脈皆屬於目是也至東垣又推之而及於脾如下文所云垣曰五臟生成篇云諸脈皆屬於目目得血而能視鍼經九卷大惑論云心事煩冗飲食失節勞役過度故脾

胃虛弱。心火太盛。則百脈沸騰。血脈逆行。邪害孔竅。如天明。則日月不明也。夫五臟六腑之精氣。皆禀受於脾土。而上貫於目。脾者諸陰之首也。目者血氣之宗也。故脾虛則五臟之精氣。皆失所司。不能歸明於目矣。心者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靜而安。相火代行其令。相火者胞絡也。主百脈皆榮於目。既勞役運動。勢乃妄行。及陰邪氣并損其血脈。諸病生焉。凡醫者不理脾胃及養血安神。治標不治本。不明正理也。

張子和曰。聖人雖言目得血而能視。然血亦有太過不及也。太過則目壅塞而發痛。不及則目耗竭而失明。故少

年之人太過多老年之人不及多但年老之人其間猶
有太過者不可不察也夫目之內眥太陽經之所起血
多氣少目之銳眥少陽經也血少氣多目之上綱太陽
經也亦血多氣少目之下綱陽明經也血氣俱多然陽
明經起於兩目旁交頞之中與太陽少陽俱會於目惟
足厥陰經連於目系而已故血太過者太陽陽明之實
也血不及者厥陰之虛也故出血者宜太陽陽明蓋此
二經血多故也少陽一經不宜血少故也刺太陽陽明
出血則目愈明刺少陽出血則目愈昏要知無使大過
不及以養血脈而已凡血太多則溢太少則枯人熱則

血行疾而多寒則血行遲而少此常理也目者肝之外候也肝主血在五行屬木雖木之爲物太茂則蔽密太衰則枯瘁矣夫目五輪乃五臟六腑之精華宗脈之所聚其白睛屬肺金肉輪屬脾土赤脉屬心火黑水神光屬腎水兼屬肝木此世俗皆知之矣及有目疾則不知病之理豈知目不因火則不病何以言之白輪變赤火乘肺也肉輪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腎也赤脉貫目火盛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故內經云熱勝則腫凡目暴赤腫痛羞明隱澀淚出不止暴寒目瞞者皆大熱之所爲也今剗五輪所屬八廓主病以

令施治者指南焉

五輪定位之圖

血 水 氣 肉

氣 水 血 肉

大小眥屬心　火為血輪

黑珠屬肝　木為風輪

上胞下瞼屬脾胃　土為肉輪

白珠屬肺　金為氣輪

瞳神屬腎　水為水輪

左目陽經　南方有物　出入無時　順則明盈　惟一推中　操之則存　造六兆離　既靜既清

右目陰精　元陽之靈　其色玄黃　吞吐日月　男勢男搖　守之如瓶　三五合一　既寧既定

此象火贊　其形虬赤　變化莫測　逆則炎赫　是為之明　舍之則失　久視可必　復云何疾

瞳象水贊　坎水之英　其性和平　納彼虛盈　是為進退　防之如[illegible]　乃可長生　目何不明

八廓定位之圖

坤 脾胃 水穀廓
離 心小腸 胞陽廓
巽 肝絡 養化廓
震 肝膽 清淨廓

震 肝膽 清淨廓
巽 肝經絡 養化廓
離 心小腸 胞陽廓
坤 脾胃 水穀廓



兌 腎經下焦 關泉廓
乾 肺大腸 傳送廓
坎 腎膀胱 津液廓
艮 命門上焦 會陰廓

艮 命門上焦 會陰廓
坎 腎膀胱 津液廓
乾 肺大腸 傳送廓
兌 腎經下焦 關泉廓

五輪歌括

肝有風輪是木形。肉輪屬土是脾經。水輪腎水瞳神也。肺屬金方號氣輪。兩眥血輪心屬火。五輪原屬五行分。能知生尅分虛實。變理陰陽血氣乎。

五臟主病

勞神亦泥心家損。悲怒多傷肝氣衰。寒暑不調傷臟腑。色慾無時致腎虛。饑飽不勻傷脾胃。風邪觸犯可推詳。腸中熱結緣何故。解熱須將虛實量。盛時眼內熱火煎。熱時白翳眼中連。衰時眼淚頻頻下。迎風淚下又頻旋。

八廓歌括

乾肺大腸傳送廓坎腎膀胱津液壞命門上焦會陰艮膽肝清淨震之方肝絡中焦巽養化小腸離火心胞陽腎絡下焦關泉兌坤脾水穀胃為強合沖生剋分虛實對症投醫病始康

八廓主病

傳送原因是本經肺家壅滯熱傷晴大腸若順應須治閉塞之時翳相侵視物如看雲霧多抬頭怕日病如何急宜補腎禁房室免得昏朦不可過視物依稀似霧中時時手拭兩睛瞳要知冷淚頻頻出此是肝虛膽氣攻小腸腑屬關泉廓受病先從心裏傳兩角俱赤心痛但調經脈自

然疼甚矇眼疾豈無出淚色過睛玻璃遮蓋莫道睛昏無大

故那堪障霧閉雙睛內抱真陽是命門眼前花發色難分

不能補腎調虛氣。睛瞳縱橫似有根飲食相傷在胃中更

加積熱兩相攻臉胞潮腫睛生赤。不辨中宮熱不通。膀胱

屬水腎為元冷淚相形木臟從赤脈縱橫輪廓內不逢妙

手豈能痊

臟腑表裏三陰三陽輪廓貫通

手少陰心經	足少陰腎經
手太陰肺經	足太陰脾經
手厥陰命門	足厥陰肝經

手少陽三焦、　足少陽膽經、

手太陽小腸　足太陽膀胱

手陽明大腸　足陽明胃經

三焦與心胞絡爲表裏

按目附命門○目者肝之官也脉色東方生風在竅爲目其情

陽氣上走於目而爲睛精象敷和之紀其主見逆氣足太陽脉

通項入腦者正屬目本名眼系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出

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勝則瞑目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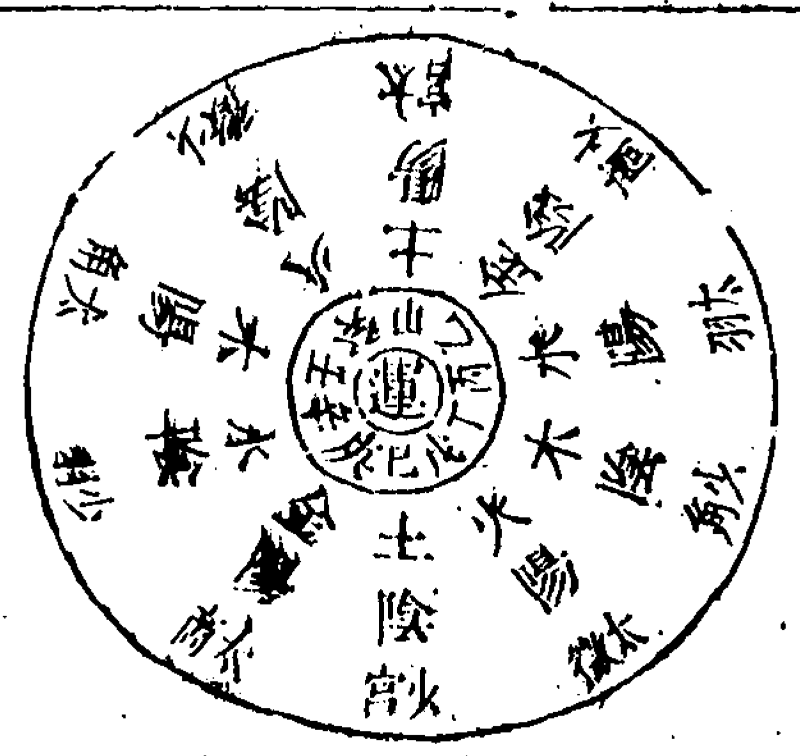
刺蹻脉屬目內眥氣不營則目不合在脉入目督脉與太針

陽起於目內眥其少腹直上者上繫兩目之下足太易

於目內眥足太陽之筋支者為目上綱足陽明之筋上合於太陽為目下綱足少陽之筋支者結於目眥為外維足陽明還繫目系足少陽起目銳眥至銳眥後手太陽至目銳眥支者至目內眥手少陽至目銳眥手少陰繫目系足厥陰連目系手少陰合目內眥足少陽繫目系合少陽於外眥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夜則氣行於陰而復合於目（俱靈經節）目者心之使也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五臟六腑之津液盡上升滲於目（俱扶痏篇）

命門。太陽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亦經絡篇）

五運之圖



甲巳之年爲土運土
愛燥而不愛寒宜加
溫劑以助之
乙庚之年爲金運金
宜清而不宜煖宜加
平劑以清之
丙辛之年爲水運水
欲煖而寒則凝宜加
熱劑以溫之
丁壬之年爲木運木
惡寒而又怕燥宜加
和劑以平之
戊癸之年爲火運火
宜寒而不宜熱宜消
涼劑以解之

六氣之圖

凡司天主在上半年

凡在泉主在下半年

子午卯酉年少陰君火陽明燥金司天在泉宜清之

辰戌丑未年太陰濕土太陽寒水司天在泉宜溫之

寅申巳亥年少陽相火厥陰風木司天在泉宜凉劑以和之然又當察病以調治而不可執一也

運年六氣總論

復慧子曰天有四時歲有六氣此即外因是也四時者春夏秋冬也六氣者風寒暑濕燥火也且初之氣自年十二月大寒節起至立春雨水驚蟄前終止乃厥陰風木用事二之氣自二月春分節起至清明穀雨立夏終止乃少陰君火用事三之氣自四月小滿節起至芒種夏至小暑終止乃少陽相火用事四之氣自六月大暑節起至立秋處暑白露終止乃太陰濕土用事五之氣自八月秋分節起至寒露霜降立冬終止乃陽明燥金之用事六之氣自十月小雪節起至大雪冬至小寒終止

乃太陽寒水用事。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四時序而六氣調病安生焉。過則爲災未有不致目病者至於細分六氣已詳列於後之諸卷中矣

傅氏眼科審視瑤函卷之一

秣陵傅仁宇允科纂輯　　壻張文凱廷獻參閱
廣陵林長生蔚震較補　　男傅維藩國棟編集
甥張秀徵斯訂正　　公猷　掄　仝次
大梁周靖公亮節較梓　　體仁

五輪所屬論

夫目有五輪。屬乎五臟。五輪者。皆五臟之精華所發。名之曰輪。其像如車輪圓轉。運動之意也。上下眼胞屬乎脾土。應中央戊已辰戌丑未也。脾主肉。故曰肉輪。脾土主乎運動。磨化水穀。外應目之兩胞。動靜相應。開則萬用。如陽動

之發生。閉則萬寂如陰靜之收斂。像主能藏萬物而主靜。故胛一合。則萬有寂然而思睡。藏納歸靜之應也。目又有兩銳角。爲目大小眥。屬心火。應南方丙丁巳午也。心主血。故曰血輪。入臟有大小二心。故目眥亦有大小二輪之別。其內白睛。則屬肺金。應西方庚辛申酉也。金爲五行中之最堅。故白睛亦堅於四輪。肺主氣。故曰氣輪。白睛內之青睛。則屬肝木。應東方甲乙寅卯也。木在四時爲春。春生萬物。其色青瑩。目能照視。故目爲肝木之竅。肝木主風。故曰風輪。青睛之內一點黑瑩者。則爲瞳神。屬乎腎水。應北方壬癸亥子也。腎主水。故曰水輪。五輪之中。四輪不能視物

惟水輪背照瞳道神妙莫測乃先天之精液肇始之元靈人身之至寶猶夫天之日月也是以人之瞳神損者不能治矣

八廓所屬論

夫八廓應乎八卦脉絡經緯於腦貫通臟腑以達血氣往來滋養於目廓者如城廓之謂各有門路往來卽匡廓衛禦之意也故乾居西北絡通大腸之腑臟屬於肺肺與大腸相為臟腑上運清純下輸糟粕為傳送之官故曰傳送廓坎正北方絡通膀胱之腑臟屬於腎腎與膀胱相為臟腑主水之化源以輸津液故曰津液廓艮位東北絡通三

焦臟配命門。命門與三焦相爲臟腑。會合諸陰。分輸百脈。故曰會陰廓。震主東方。絡通膽之腑。臟屬於肝。肝膽相爲臟腑。皆主清淨。不受濁穢。故曰清淨廓。巽位東南。絡通中焦之腑。臟配心胞。心胞與中焦相爲臟腑。胞絡營血以滋養。中焦分氣以化生。故曰養化廓。離屬正南。絡通小腸之腑。臟屬於心。心與小腸相爲臟腑。爲諸陰受盛之胞。故曰胞陽廓。坤位西南。絡通於胃之腑。臟屬於脾。脾胃相爲臟腑。主納水穀以養生。故曰水穀廓。兌正西方。絡通下焦之腑。臟配腎絡。腎與下焦相爲臟腑。關主陰精化生之源。故曰關泉廓。臟腑之相配。古聖內經已有定法。而三焦獨畫

肝腎二絡者此目之祀法蓋目開竅於肝而主於腎故有二臟之專主也。左目屬陽陽道順行故廓之經絡法象亦以順行右目屬陰陰道逆行。故廓之經絡法象。亦以逆行。察左右目兩背之分則昭然可明陰陽順逆之道矣

五輪不可忽論

夫目之有輪各應乎臟。臟有所病。必現於輪勢必然也。肝有病則發於風輪肺有病則發於氣輪心有病則發於血輪。腎有病則發於水輪脾有病則發於肉輪。此五輪之易知者木青金白水黑火赤土黃。此五色之易知者。輪也。色也。已灼然而現諸醫猶不知爲目病之驗又况尤則乘勝

則傳併病合病自病傳病生尅制化變通之妙豈能知之乎。大約輪標也。臟本也。輪之有證由臟之不平所致。未有標現證而本不病者。今不知輪之證。則不知乎臟矣。夫輪臟相應。既不知輪。則是標本俱不明。標本既不明。何以知孰宜緩。孰宜急。而能治人之疾哉。間有知輪臟標本而不知其中生此尅此。自病傳病。或併或合之不同。則乘傳制化變通之妙。又不能知。又有知標本緩急。自傳併合等症而又不知人之强者弱者。在血在氣。所受所與。當補當瀉之不同。則順逆反正攻守之治。必不能知。如此之醫。豈能治人之疾乎。是患目者多。而治目者少。得無良方而嗟惟

化之不再生陋矣化作再生而人不能精明化之道亦無益耳

勿以八廓爲無用論

五輪爲病。間有知者。至於八廓之病。位且不知。况欲求其知經絡之妙用乎。故古人云。經絡不明。盲子夜行。夫八廓之經絡。乃驗病之要領。業斯道者。豈可忽哉。蓋驗廓之病。與輪不同。輪以通部形色爲證。而廓惟以輪上血脈絲絡爲憑。或粗細連斷。或亂直赤紫。起於何位。侵犯何部。以辨何臟何腑之受病。淺深輕重。血氣虛實。衰旺邪正之不同。察其自病傳病。經絡之生剋逆順而調治之耳。人有謂此八廓如三焦之有名無實。以爲無用者。此謬之甚者也。愚

觀內經黃帝少俞論士勇怯言勇士剛急三焦肉橫怯士柔緩。三焦肉縱夫肉則有狀此難經之虛說也今八廓有位有形故如三焦之比八廓絲絡比之三焦更爲有據三焦雖然有據。三焦在內而不見尚有爲上爲下之分八廓則明見於外病發則有絲絡之可驗者安得謂爲無用哉。

目爲至寶論

大哉目之爲體乃先天之空竅肇始之元明經絡之精華榮衛之膏液故有金珠玉液之稱幽戶神門之號究其源實陰陽蘊氣之始二五凝精之際神哉空竅刻分左右妙合先天太玄既備神物漸凝精明其聚普照無窮猶諸古

[illegible]目中肺之精騰結而爲氣輪。肝之精騰結而爲風輪。心之精騰結而爲血輪。脾之精騰結而爲肉輪。腎之精騰結而爲水輪。氣輪者。白睛是也。內應乎肺。肺爲華蓋。部位至高。主氣之升降。少有拂鬱。諸病生焉。血隨氣行。氣若拂鬱。金受火尅而亡血。血亡則病變不測。金包在水外。火來尅金。故氣輪先赤。金又尅木。是以其病漸及於風輪也。金色宜白。故白而光澤者順也。風輪者。白睛內之青睛是也。內應乎肝。肝在時爲春。春生萬物。而肝開竅於目。肝木主風。故曰風輪。此輪淸脆內包膏汁。有涵養瞳神之功。其色宜青。故青瑩者順也。目有黃濁者。乃濕熱之害。惟小兒之色

最正。及長食平厚味則爲其氣。而色亦異矣。血輪者兩目角大小紅背是也。內應於心心主血故曰血輪。夫火在目爲神光火衰則有昏瞑之患。火盛則有焚燥之殃。雖有兩心而無正輪。心君主也通於大背。故大背赤者實火也。命門爲小心小心者相火也。相火行君之命。通於小背小背赤者虛火也。若心君之主拱默則相火自然清寧矣。火色宜赤惟紅活爲順也。肉輪者脾土是也。脾主肉故曰肉輪。夫土爲五行之主。故四輪皆脾之包含土性主靜其色宜黃得血爲潤故黃澤爲順也。華佗云目形類丸瞳神居中而獨前如日月之麗東南而晦西北也。內有大絡者五乃

心肝脾肺腎各主一絡。中絡者六腑膀胱大小腸三焦胆包絡各主一絡。外有旁枝細絡。莫知其數皆懸貫於腦下達臟腑通乎血氣往來以滋於目故凡病發則目中有形色絲絡一一顯見而可驗方知何臟何腑之受病外有二竅以通其氣內包諸液液出則為淚中有神膏神水神光真血真氣真精皆滋目之液也神膏者目內包涵之膏液膏液如破則黑稠水出是也此膏由胆中滲潤精汁升發於土積而成者方能涵養瞳神此膏一衰則瞳神有損於視矣出三焦而發源先天真一之氣所化在目之內雖不可見若被觸物損破則見黑膏之外有似稠痰出者是也即

目上滴潤之水。水衰則有火盛燥暴之患。水竭則有目輪大小之疾。耗澀則有昏眇之危。虧者多。盈者少。是以世無全精之目。神光者。謂目中自然能視之精華也。夫神光原於命門。通於膽。發於心。皆火之用事。神之在人也大矣。在足能行。在手能握。在舌能言。在鼻能嗅。在耳能聽。在目能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夫神源合乎心。故發於心焉。神妙如遊龍。變化不測。人能靜之。抱元守一。豈獨目之無病哉。真血者。即肝中升運於目輕清之血。乃滋目經絡之血也。此血非比肌肉間混濁易衍之血。因其輕清上升於高而難得。故謂之真也。真氣者。即目經絡中往來生用之氣。

乃先天真一發生之元陽也大宜和暢少有鬱滯諸病生焉真精者。乃先後二天元氣所化之精汁。先起於腎。次施於胆而後及乎瞳神也。凡此數者。一有所損。目病生矣。大槩目圓而長。外有堅殼數重。中則清脆。內包黑稠神膏一函。膏外則白稠神水。水以滋膏。水外則皆血。血以滋水。膏中一點黑瑩。乃是腎胆所聚之精華。惟此一點。燭照鑒視空潤無窮者。是曰瞳神。此水輪也。其妙有三。胆汁。腎氣。心神也。五輪之中。四輪不能視物。惟瞳神乃照物者。風輪則有包涵含養之功。故凡風輪有損。瞳神不久留矣。此即唇亡齒寒。輔車相依之意也。或曰。瞳神水乎。氣乎。血乎。膏乎

曰非血非氣非水非膏乃先天之氣所生後天之氣所成陰陽之妙蘊。水火之精華。血養水水養膏膏護瞳神氣為運用神則維持喻以日月。其理相同。而午前則小午後則大。亦隨天地陰陽之運用也。大抵目竅於肝。生於腎用於心。潤於肺。藏於脾。有大有小。有圓有長。皆由人禀受之異也。男子右目不如左目之精華。女子左目不如右目之光彩。此各得其陰陽之定理也。然賢愚俊頑。剛柔壽夭。皆驗目而知之。物之纖髮差別可以辨。物之毫忽輕重可以定。遇物即知遠射無遺。豈不為神用之至寶乎。故古人曰。天無二曜一物無所生。人無兩目一物無所見。誠哉是言也。

思之甚可驚畏夫人之精血有限。豈可妄自斲喪其元一旦疾成。始悔究其因。皆從耽酒好色。嗜欲無窮。或痰火頭風。哭泣太傷。思慮過度。風沙烟障不知避戒。竭視勞瞻而不知養息。或五味四氣六淫七情不節之所致也。由微至著。而人不知省。及疾已成矣。仍仗血氣之盛而不醫。或泥巫禱之靈而不治。遂成痼疾。悔悵無由。雖有金谷之富。臺鼎之榮。即扁復生。亦不能療。吁嗟堂堂之軀。同於木偶耳。經云欲無其患。先制其微。蓋言疾之初起。即當療治也。制之之法。豈獨藥哉。內則清心寡慾。外則惜視縅光。蓋心清則火息。慾寡則水生。惜視則目不勞。緘光則膏常潤臟

腑之疾不起。眼目之患即不生。何目疾之有哉。孔子曰。目不視邪色。戒顏子曰。非禮勿視。皆所以正其視。養心神也。而流夫子亦曰。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又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豈非目由心之所使。心為目之所誘乎。故老子又曰。含眼光。藏真氣。還真子曰。目不着於物。則心無所用。心無所用則神不馳。神不馳兮心自固。豈非心不正由目之妄視乎。故古之聖賢保之有方。守之有道。藏光內視。清心塞聽。以養天真。則存德養身。不但目之無病。而壽亦延紀矣。

開導之後宜補論

夫目之有血爲養目之源充和則有發生長養之功而目不病少有虧滯目病生矣猶水爲生物之澤雨露冲和則滋生之得宜而草木秀亢旱淋潦則草木壞矣皆天氣之失和使然也是故天之正氣不和則陰陽偏盛旱潦乘之水之盈虧不一物之秀槁不齊雨暘失時而爲物之害也譬之山崩水溺滂沛妄行不循河道而流不得已而疏鑿決隄以泄其泛濫使無泙溢害物之患人之六氣不和水火乖違淫亢乘之血之衰旺不一氣之升降不齊榮衛失調而爲人害也蓋由其陰虛火盛炎熾錯亂不遵經絡而來鬱滯不能通暢不得已而開滯導鬱以泄其瘀使無脹

潰損目之害其理與戰法同而開導之要穴有六謂迎香內脾上星耳際左右太陽穴也。內脾乃破賊正隊之前鋒也。其功雖遲漸可收而平順。兩太陽擊其左右翼也。其功次之。上星絕其糧道也。迎香攻賊之巢穴也。成功雖速乘險而征也。耳際乃擊其遊騎耳。道遠功卑。智者所不取。此六穴者皆拯危之良術。挫敵之要機。與其閉門捉賊。不若開門待去之為愈也。夫盜入豈所欲遇乎。倘不幸而遇之若盜寡而勢弱。我強而勢盛。賊成擒矣。設或羣盜猖獗。又不若開門逐之為愈也。貲財雖損。竭力經營猶可補其損也。若一閉門必有激變殘殺之勢。目人豈所欲患乎。倘不

幸而患之病淺而邪不勝者。攻其內患而邪自退目自明矣

若六腑熾盛不若開導以通之。則膏液雖損隨以藥補之

猶無損也。不然大邪瘀滯之極目必有潰爛枯凸之害雖

然。但開道之一法。其中有利害二者存焉有大功於目而

人不知有隱禍於目而人亦不知。若論其摧鋒挫銳拯禍

戡亂則其功之大者也。至於耗液傷膏滅光華而少資生。

又其禍之隱者也。醫人若能識病之輕重察病之虛實宜

開導而開導之既導之後隨即補之使病目者氣血無傷

害之弊。庶可稱通權達變之良醫矣

眼不醫必瘥辯論

世俗俚言有眼不醫不瞎之說而愚人往往信之蒙其害者亦多矣夫神農嘗百藥慮生民之病夭華佗立眼科憂後世之盲醫有是病必有是藥藥而猶難於即愈未有不藥而愈者也夫人疾病皆由不能愛養眞元及致斵喪之後邪氣乘虛而入一旦疾發而又不能調治反惑於愚人之言豈愛身之人哉譬如火發而不急救委之於數者火不救有不盡焚者乎救之少遲僅免其半倘不救未有全不焚者患目者治之少遲即醫治雖無全功亦可以免枯凸之害豈有不醫不瞎之理乎發此言者皆係愚人之疾陷於沉痾之地其立心也不仁聽此言者亦謂愚而不得

甚矣蓋眼不醫不瞎者。乃眼不醫必瞎也不必二字育語相近之誤。且目爲竅至高火性上炎最易從竅而出脉道幽深經絡微細。少犯禁戒則必患之。且今人能知保護者少。損耗者多。是目之感病最易。而治之則難故深言警惕之曰眼不醫必瞎。必之一字意最重實欲使人防微杜漸之意也。謂人目病若不早醫。病必日深。而眼必瞎矣此理之最易明。智者不待辨而自知也。其曰不醫不瞎者愚人之妄言也安可聽諸。

點服之藥各有不同問答論

問曰點服之治俱各不同。有點而不服藥者。有服藥而不

點者有點服並行者何謂乎曰病有內外。治各不同。內疾已成外症。若無不必點之點之無益。惟以服藥內治為主。若外有紅絲赤脈。如係初發。不過微邪。邪退之後。又為餘邪。點固可消。服藥亦攻。猶愈倘內病始發。而不服藥內治。只泥外點者。不惟徒點無益。恐反激發其邪。必生變証之害。若內病既成外症。又見必須內外並治。故宜點服俱行。但人之性愚拘不同。有執已之偏性。喜於服藥而惡點者。有喜於點而惡服者。是皆見之偏也。殊不知內病既發。非服藥不除。古云。止其流者。莫若塞其源。伐其枝者。莫若治其根。揚湯止沸。不如竈底抽薪。此皆治本之謂也。若內有

病不服藥而愈者。吾未之信也。至於外若有翳。不點不去。古云物穢當洗。鏡暗須磨。脂膏之釜。不經滌洗。焉能潔淨。此皆治標之謂也。若外障既成。不點而退者。吾亦未之信也。凡內障不服藥而點者。反激其火。耗散氣血。徒損無益。反生變症。又有內病成而外症無形。雖亦服藥而又加之以點。此恐點之反生他變。至於外症有翳。單服藥而不點。如病初起浮嫩不定之翳。服藥亦或可退。若翳已結成者。服藥雖不發不長。但恐不點翳必難除。必須內外兼治。兩盡其妙。庶病可愈矣。故曰。伐標兼治本。伐本兼治標。治內失外。是為愚治。治外失內。是為痴。內外兼治。是為良醫。

用片得效後宜少用勿用論

有病目者問曰片腦之功治目何多。予聞而哂之曰。君知其功亦知其害乎。病者愕然曰。舉世之人。由稚及老。雖愚夫愚婦。皆知片腦爲治眼之藥。眼科無不以此爲先。今君獨言害者何也。莫非駭俗乎。曰予非穿鑿而好嘵舌。亦非絕棄而不用。但用之得其當耳。予既病目。亦曾點否。曰點。曰予既點且以此試爲予問。有點片腦。初覺涼快。少頃煩熱而悶燥者。有點片腦而目愈昏。有點而障愈厚。病愈篤者有之乎。病者曰。皆有之。且人之目病。無有不點片腦者。子之目既點片腦。今何爲而不愈。而乃矜羨其功之多也。

客愀然而起曰。誠愚之所未聞。敢請教。曰片腦利害兼有功過相半。然利害雖在片腦之性味。而功過則由醫者用之當不當耳。我以此語子。子靜聽而以理揆之。且目非熱不發。非寒不止。此指大意而言也。若夫血見熱則行。見寒則凝。寒甚則傷血。熱甚則傷精。此理之自然。今遍考諸家所論片腦。有稱爲寒。有稱爲熱。有稱爲常。有稱爲劫。皆不知眼科心法之故。夫片腦寒熱兼有。陰中之陽。味涼而性熱。實眼科之劫藥也。味有形也。性無形也。血有形也。氣無形也。今片腦味涼性熱。味不能退無形之火。性不能行有形之血。是以血雖得熱而欲行。而寒又爲之絆。火雖得寒

而欲退而熱又爲之助。故寒反傷其血。熱反傷其精。古人有曰寒非純寒。熱非純熱。寒熱夾攻反傷精血而目之爲發至高火性炎上。最易攻犯。今內火熾盛拂鬱極矣。况其脈道幽深。經絡高遠。而內治之藥未能便達於目。故用外刼之藥。反攻之法。假其性以引夫邪火從發而出。假其味以潤之。舒其澁痛。且香能通竅。不過暫用其刼。而不可常也。如凝脂赤膜。天行暴風。爛晴赤虬風爛澁痛等症。是其所治之病也。其他俱不可用耳。如若火息無赤痛澁爛之症。皆宜減去片腦片腦之功。只能散赤刼火潤澁定痛其害則耗散陽光。而昏眇不明。凝結膏液而爲白障。難除爲

其熱極生寒反兼水化也屢見患凝脂赤膜花翳蟹睛皆片腦凝結成大白片而不得去方見片腦生寒反兼水化之害大抵目病用片腦如以賊攻賊其功亦速賊敗則我勝若不奪其權而再縱之則嬌肆生禍亂作矣故凡用片腦劫病既退之後若再用之則膏汁凝而目之光華弱矣必滅片腦用之方妙而內仍須服補養調治之藥庶不損於瞳神耳

鈎割針烙宜戒慎論

原夫鈎割針烙之法肇自華佗今人效之不識病症之輕重不辨部位之當否盲醫瞎治妄加痛楚於人此等亂爲

定遭天譴。爲子孫殃。今予將部位病症之當否。鈎割針烙。之所宜者。請備言之。以爲後學規矩準繩。庶無妄治之愆。或於陰功諒有小補。云。夫鈎。鈎起也。割。割去也。針非砭針之針。乃針撥瞳神之針。烙。即火烙之烙。此四者猶夫刑之殺戮凶頑。剪除横逆之法也。要在審察明而決斷定。然後加刑。先滅巨魁以及從惡。則情眞罪當。而良善無枉屈侵擾之害。强暴無激變作亂之禍。若論治法。實開泄鬱滯。滌除瘀積之一法也。惟要症候明而部分當。始可施治。先伐標而後治本。則氣血寧。而精膏無耗澁枯傷之患。輪廓無誤失損害之過。如鈎。先須認定何處皮肉筋脉浮淺。可鈎

不可鉤割揭治之。即手力亦隨病之輕重行之。如鉤割必須內障。即症候可針。必俟年月已足。血氣已定者。方可針之。庶無差謬。不可妄爲。使病人受無辜之痛楚。致同道之恥笑。針後當照病用藥。內治其本。或補或瀉。或溫或涼。各隨症之所宜。若只治其標。不治其本。則氣不定。不久復爲患矣。如割。在氣血肉三輪者可割。而大眥一塊紅肉。乃血之英。心之華。決不可割。誤割則目盲。心神在此。而傷之必死。有割傷因而惹風。及元氣虛弱之人。煩燥溺盛者。必爲實燭。崩漏而目枯。凡障如攀睛胬肉。雞冠蜆肉。魚子石榴。赤脈虬脈胞肉粘輪等症可割。若在風輪之淺者。誤割之則

珠破而目損至於烙只能治殘風潰眩瘡爛濕熱宜而久不愈者輕者亦不必烙服藥自愈若紅障血分之病割之必用烙以斷之否則不久復生若在氣分白珠不可用烙若在烏珠針烙皆不可犯不惟珠破亦且甚痛凡烏珠有惡障厚蔽者鉤割亦宜淺淺割外邊赤絲瘀肉其肉貼珠翳障只宜緩緩點藥服藥耐心治之久而自消不可性急而取快也若刺割風誘流誘於血絡症當以活法審視不可拘於一定必須師傳親授臨症觀見非筆下之可形容大抵鉤割針烙之治功効最速雖有撥亂反正之功乃乘險救危之法亦不得已而用之全在心細而胆大必症候

明而部分當又兼服藥內治方爲兩盡其美若只治外症
而不治內雖有今日之功恐爲後日之害也業斯道者毋
無忽焉

乘邪歸正論

治病猶治亂彼敵縱橫無錯攻守得宜少失機權變症生
矣夫有諸中然後形諸外病既發者必有形色部位之可
驗始知何臟何腑其經其絡所患虛實輕重然後對症醫
治則縱橫消而攻守當矣夫何變症之有今人治目不知
形症部分臟腑投藥每受其害間有仁倖而愈則往往引
以爲例蒙學者甚多亦不能盡具考之舉數節以爲後戒且

如人之患目者、皆曰服菊花洗心散瀉肝四物湯三黃湯明目流氣飲平肝龍補陰丸之類、不見功、則反歸怨於藥。殊不知病不對藥、非藥之過耳。有以黃連湯薄荷湯泥漿井水雜于清水。晶金銀等物。取其涼氣以之熨洗、爽快一時、反致血凝變症、日增亦不知悟、及疾成而始悔。有人飲燒酒。食辛辣烘火、向日諺云、以熱攻熱、若爾人者、譬如浮游泛火、乃火將熄之時、被其一激而散、偶爾僥倖、遂以為皆比比誇以示人。吁、倘遇炎熾之病、是實敵以糧、授賊以刃也。此理之甚明、而人何不悟、可謂愚矣。有以舌舔目而珠破、不知其害者、不知舌乃心之苗、蓋心火之用、且唇壓

澶爍炙無不皆嘴以之醫極清脆嫩之目焉得不傷破哉。或曰。古人醫目而復明。非醫之功乎。豈知古之醫目不過一二人而已。此實誠心孝感所致。豈可以此爲例。又有信巫祝。而明燈向日摘草揄縩謂之刴眼。決無此理。外臺秘要。亦無此法。原有淚類水傷。俱由此致盡努力強抒勞瞻以耗弱之精華。而敵赫赫之陽光。妄得無損。間有若熱天行。銀星微火。自退之症。偶然倖愈者。則以爲巫祝之靈。愈信鬼神而張惶。彼此誇援爲例。而愚者遂以此爲信。因成痼疾而悔之遲矣。賢士大夫。尚蒙其蔽。又况愚人乎。或有因將草汁點洗。誤中其毒者有將毒草貼于曲池合谷太

陽等穴而致目珠損凸者有刮指甲塗玉背血等物點目而擦破其珠者。如此妄治皆惑人自取其禍。若醫者爲之。則不才之甚者也。又有庸醫蔚利。雖尚不明。濫治人疾。或不當熱而強熱。不當發割而強發割之。當開導而失於開導。至於用藥。當補者而反瀉。當瀉者而反補。寒其寒而熱其熱。損不足而益有餘。凡此皆醫害之也。故人有信巫而不信醫者。決不可與之醫。此下愚之甚者。雖遇之醫而終無全功。反爲所謗。大抵目病。由肝腎之本虛而後標病。始發於目。未有本實而標病者。然人有氣血表裏虛實逆男婦老幼緩急之異。病藥有寒熱溫涼君臣佐使補瀉逆

從反正之與治。要驗症而辨其臟腑經絡。察遠近而審其寒熱虛實。認症的當。病真果明。然後投之以藥。則內外攻伐補瀉各得其宜。庶醫無害人之過。人無損目之疾。病者必加之以清心寡慾。耐久醫治。又何目病之不除哉

用藥寒熱論

用藥如用兵。補瀉寒熱之間。安危生死之所係也。可不慎與。雖云目病非熱不發。非寒不止。此言夫火之大槩耳。內有陰虛。冷淚昏眇。脫陽等症。豈可獨言是火而用寒涼也。今之庸醫。但見目病。不識症之虛實寒熱。辨別氣血。惟用寒涼治之。殊不知寒藥傷胃損血。是標未退而本先傷。至

胃壞而惡心。血敗而拘攣。尚不知省。再投再服。遂令元氣大傷而變症日增。必虛寒之症已的。始可投以溫和之藥。否則有抱薪救火之患。設是火症。投以熱藥。其害猶速。不可不慎。大抵燥赤者清凉之。結秘者寒凉之。陰虛者滋補之。脫陽者溫熱之。然熱藥乃回陽之法。寒藥乃救火之方。皆非可以常用者。外障者養血去障。內障者滋肝開鬱。故治火雖用芩連知柏之類。製之必以酒炒。庶免寒凉泄瀉之患。而寒熱補瀉之間。又宜詳人禀受之厚薄。年力之盛衰。受病之輕重。年月之遠近。毋使太過不及。當於意中消息。如珠之走盤。如權之走秤。不可拘執。是為良醫

用藥生熟各宜論

藥之生熟。補瀉在焉。劑之補瀉。利害存焉。蓋生者性悍而味重。其攻也急。其性也剛。主乎瀉。熟者性淳而味輕。其攻也緩。其性也柔。主乎補。補瀉一差。毫釐千里。則藥之利人判然明矣。如補藥之用製熟者。欲得其醇厚。所以成其資助之功。瀉藥製熟者。欲去其悍烈。所以成其攻伐之力。用生用熟。各有其宜。實取其補瀉得中。毋損於正氣耳。豈爲悅觀美聽而已哉。何今之庸醫。專以生藥餌人。夫藥宜熟而用生。生則性烈。臟腑清純中和之氣。服之寧無損傷。故藥生則性瀉。性瀉則耗損。義正宜熟。豈可用生。又有以生

藥為雄專尚炮製稱奇夫藥宜生而用熟熟則其性緩臟腑鬱滯不正之邪。服之難以驅逐。故藥熟則性緩性緩則難攻。去邪宜生生豈可用熟。殊不知補湯宜用熟。瀉藥不嫌生。夫藥之用生。猶夫亂世之賊寇。非強兵猛將何以成摧堅破敵之功。藥之用熟。猶夫治世之黎庶。非禮樂教化何以成雍熙揖讓之風。故天下亂則演武。天下治則修文。醫者倣此用藥。則治病皆得其宜。庶不至悞人之疾也。噫猶諸。

識病辨症詳明金玉賦

論目之病各有其症。識症之法不可不詳。故曰。症候不明

恐人迷路經絡不明肯子夜行可不慎乎凡觀人目而無光華神色者定是昏矇男子必酒色勞役女子氣怒鬱結多因氣血虛損則目疾昏花因之而起故宜先察部分形色次辨虛實陰陽更別浮沉當知滑濇看形色之難易詳根脚之淺深。經云陽勝陰者暴。陰勝陽者盲。虛則多淚而痒。實則多腫而痛。此乃大意然也夫血化為真水在臟腑而為津液升於目而為膏汁。得之則真水足而光明眼目無疾。失之則火邪盛而昏矇翳障即生。是以肝膽虧弱目始病。臟腑火盛眼方痛赤而且痛火邪實赤昏不痛火邪虛。故腫痛濇而目紅紫。邪氣之實。不腫不痛而目微紅血

氣之虛。大眥赤者心之實。小眥赤者心之虛。眵多熱結肺之實。眵多不結肺之虛。黑花茫茫腎氣虛。冷淚紛紛腎精弱。赤膜侵睛火鬱肝。白膜侵睛金凌木。迎風極痒肝之虛。迎風刺痛肝邪實。陽虛頭風夜間暗。陰虛腦熱早晨昏。日間痛者是陽邪。夜間痛者是陰毒。肺盛兮白膜腫起。肝盛兮風輪泛高。赤絲繚亂火爲殃。斑翳結成氣爲滯。氣實則痛而燥悶。氣虛則痛而惡寒。風痰濕熱恐有瞳神散大喪明之患。耗神損腎。必主瞳神細小昏盲之殃。睥子低陷傷乎血胞。臚突出損乎精。左傳右兮陽邪盛。右傳左兮陰邪興。濕熱盛而目睛黃色。風熱盛而眼沿赤爛。近視乃火少

遠視因水虛，肝肺液損，倒睫拳毛，肝腎邪熱，突起睛高，故睛突出眶者，火極氣盛，筋牽胞動者，血虛風多，陽盛陰虛赤暈滿目，神勞精損，黑霧遮睛，水少血虛，多痛澁頭眩，眼轉膈陰虛，目昏流淚，色慾傷乎腎氣，目出虛血，邪火鬱在肝經，病後目昏，氣血未足，小兒害眼，營衛之虛，久視傷睛成近視，因虛濕熱變殘風，色慾過多成內障，七情太傷定昏盲，暴蹶者外多紫脈，虛澁者內多黑花，隱隱睛疼，只爲精虛火動，綳綳皮急，皆因筋急氣壅，迎風淚出，分清分濁天行赤熱，有實有虛，目赤痛而寒熱似瘧，小便澁乃熱結膀胱，腦脹痛而滿痛如針，大便閉乃火居臟腑，三焦火盛

口渴瘡生六腑火炎舌乾脣燥目紅似火絲脈忌紫如虬淚熱如湯淌水怕椒如股腦脹痛此是極凶之症速脹腫莫言輕緩之火腑筋如拽若偏視當慮乎眯翻之患眯疼似彈若鵰眼須憂乎胖突之凶鼻紫生瘡熱鬱於腑當和肝而瀉肺耳鳴頭暈火盛於水宜滋腎以清心嗜酒之人濕熱薰蒸精氣溺多赤黃而瘀肉貪淫之輩血少精虛氣血虧每黑暗以昏矇孕中目病非有餘乃血氣之虧耗產後目疾爲不足因榮衛之衰虛水少元虛或痰火則天行赤熱燥急風熱並勞苦則暴風客熱瘀血滯而貫睛速宜開導血紫赤而侵瞳輕亦喪明臉硬睛疼肝風熱而肝血

少胞脹如流水狀上而肝火盛黃膜上衝生膜肉遮困
火瘀邪實赤膜下垂。火鬱絡中。故此血滯睛疼凝脂翳生
肥浮嫩而易長。名爲火鬱肝膽。花翳白陷。火爍絡而中氐
號爲企來。魁木雞冠蜆肉。火土燥瘀魚子石榴血少凝滯。
胞浮如球。血不足而虛火壅。皮急緊小。膂血耗而筋膜縮。
實熱生瘡。心火熾而有瘀滯。迎風赤爛。肝火盛而多淚濕。
迎風冷熱淚流。肝腎虛而精血弱。無時冷熱淚下。肝膽衰
而腎氣虛。大小眥漏血水。瀉其南而補其北。白輪絲膜紅
黃。紅則熱而黃則濕。補水將枯。火逼蒸而神膏竭。睛光外
越。孤陽飛而精氣竭。視定忽動。水虛火盛。來攻擊皮翻睛

臉氣聚血壅風濕滯色似胭脂血熱妄侵白睛赤縷肺火盛肝邪蒸逼氣輪黃。火鬱風輪則旋臚突起。血瘀火熾則旋臚尖生。精虧血少虛損則起坐生花。竭視酒色思慮則昏矇乾澀。綠盲似哄痰火思慮并頭風赤痛加邪肝腎虧損榮衛弱。熒花障起痰火色酒怒勞瞻鬱緒灌目辛燥火。痰勞酒色眼若蟲行因酒慾悲思驚恐怒所傷。雲翳移睛。見旗旆蠅蛇綵形虛所致淫慾多而邪氣侵則膜入乎水輪。肝心熱而痛流淚則睛出乎眸外或血少而或哭泣。津液枯而目澀痛。或酒慾而或食毒脾腎傷而眼赤黃風熱邪侵肩稜骨重而痛風熱邪盛眼胞睛硬煩風木勉乎

脾絡故迎風作赤爛血虛不潤瞼肉故兼風癢作爛赤
血少神勞精氣衰則睛視昏渺火邪有餘在心經則痛如
針刺五臟毒而赤膜遮睛脾積毒而胬肉侵目水晶障翳
瘀滯與凉片腦所因魚鱗形異金針氣結脊凝難愈逆順
生翳內有瘀滯白暈亂飛血弱精虛火眼太頭須分風熱
風眼痛而熱爍淚怕熱羞明要辨虛實實火燥而虛血少
怕熱澁痛知脾實羞明不痛是脾虛目昏乃血少腎虧多昏
暗積年目赤號風熱兩目赤腫名風毒聚瘡濕熱椒風熱
椒瘡紅硬粟黃軟肝經有邪故玉翳浮瞞腎臟風熱亦羞
明生花聚開之障時圓缺而時隱見症因於痰火爍熱聚

星之陷。或固聚而或進絡疾發於醇酒厚味、青眼嘗攢眥
因火熾淤血貫睛總由凝滯。故房慾煩燥辛熱多。則火炎
神膏缺損久視勞瞻鬱脈烟。則淤滯赤絲脈亂胎風兮小
兒赤爛胎毒兮。小兒瘡瘠、血氣滯兮。星上火邪實兮障遮。
癍症多損目。濁氣來損清和之氣。疳瘡亦傷睛生源而失
化養之源。小兒青盲肝血虛。小兒白膜肺氣熱、小兒雀目
肝不足。小兒目瘡胎污穢。青盲內障肝風熾二目赤脈腦
熱中老幼同發天行邪、時常害眼心火盛、痰火并燥熱傷
睛之本。頭風用艾炙。損目之宗爲怒傷睛、怒傷眞氣。因哭
損目哭損神膏。酸辣食多損目火烟冒久傷瞳、勞瞻竭視

能致病而損光。悲過慮多思因亂真而傷神志目中障色
不正。急宜早治眼內神水將枯。速同早醫。原夫目之害者
起於微。睛之損者由於漸。欲無大患防制其微。大抵紅障
凹凸怕如血積肉堆。白障雖除。翳似水清脂嫩瞳神虧損。
有藥難濟輪廓破傷無方可救外障珠不損何必多憂。內
障瞳雖在其實可畏。勿以障薄而爲喜勿以翳厚而爲憂
與其薄而沉堅。不若厚而浮嫩。紅者畏紫筋如綫。白者怕
光滑如磁。故沉澀光滑者醫必難愈。輕浮脆嫩者治必易
除。顏色不正。詳經絡之合病併病形狀稀奇別輪廓之或
迸或生翳有正形。風無定體。血實亦痛血虛亦痛。須當細

辨。病來亦痒。病去亦痒。決要參詳識經絡之通塞辨形勢之進退當補當瀉。或止或行。內王外霸。既了然於胸中攻守當捌其無誤於指下知病症之虛實陰陽。熟藥性之温凉寒熱症仍治當。百發百中。惟宜藥代刀針未可輕爲切割妙道更入乎神化關節于茲而備陳且當熟讀而深詳。宜潛思而博覽則症之微甚皆爲子識目之安危盡係於君矣。各曰散金碎玉。不亦宜乎。

內外之障論

醫門一十三科惟眼科最難。而常人無不易之也。豈惟常人易之而專是科者亦易之也由於道理不明究心不到

或不知儒書或暗于醫學甚至有一字不諳者或得一方及得一法試之稍驗輒自誇耀以爲眼科無出其右便出治人而世之愚夫蒙其害者屢屢亦各不自知也若兩人者是誠以管窺天所見者不廣也然自古迄今軒岐之後明醫世出如傷寒則有張長沙雜症則有李東垣治火則有劉河間補陰則有朱丹溪四家之外名手甚多然于雜病則靡不著論立方以傳後世以開來學故後之學者有所依歸是以察脉驗症即論視病按方用藥措用之當靡不通神乘時奮發馳名遐邇皆賴古人所定之方耳惟眼科豈獨今人見易吾意張李朱劉亦畧于是皆未見其精

詳悉論焉。使後世無所本也。但云血少也。神勞也。腎虛也。風熱也。苟執是四者而治。其不陷于一偏者。亦鮮矣。且夫內障之症。不紅不紫。非痛非癢。惟覺昏朦。有如薄紗籠者。有如霧露中者。有如見黑花者。有如見蠅飛者。有如見蛛懸者。有眉稜骨痛者。有頭旋眼黑者。皆爲內障。障者遮也。如物遮隔。故云障也。內外障者。一百零八症之總名也。其外障者。乃睛外爲雲翳所遮。故云外障。然外障可治者。有下手處也。內障難治者。外不見症。無下手處也。且內障之人。二目光明。同于無病者。最難分別。惟目珠不動。微可辨耳。先賢俱言腦脂下垂。遮隔瞳神。故爾失明。惟有金針可

以撥之。墜其翳膜于下。能使頃刻復明。予因深思眼乃五臟六腑之精華。上注于目而爲明。如屋之有天窗也。皆從肝膽發源。內有脉道孔竅。上通于目而爲光明。如地中泉脉流通。一有瘀塞。則水不通矣。夫目屬肝。肝主怒。怒則火動痰生。痰火阻隔肝膽脉道。則通光之竅遂蔽。是以二目昏矇。如烟如霧。目一昏花。愈生鬱悶。故云久病生鬱。久鬱生病。今之治者。不達此理。俱執一偏之論。惟言肝腎之虛。止以補肝補腎之劑投之。其肝膽脉道之邪氣。一得其補。愈盛愈蔽。致目日昏。藥之無效。良由通光脉道之瘀塞耳。余故譬之井泉脉道壅塞。而水不流。同一理也。如執定以爲

肝腎之虛。余思再無甚于勞瘵者。人雖將危。亦能辨察秋毫。由此推之。因知肝腎無邪。則目決不病。專是科者。必究其肝腎果無邪而虛耶。則以補劑投之。倘正氣虛而邪氣有餘。必先驅其邪氣。而後補其正氣。斯無助邪害正之弊。則內障雖云難治。亦可以少盡病情矣。至于外障。必據五輪而驗症。方知五臟之虛實。而五臟之中。惟腎水神光深居于中。最靈最貴。辨析萬物。明察秋毫。但一腎水而配五臟之火。是火大有餘。水甚不足。腎水再虛。諸火益熾。因而為雲為翳。為攀睛。為瘀肉。然此症雖重。尚可下手施治。非如內障之無可下手也。但今之業是科者。眾劑多用寒凉

以伐火暫圖取効點藥皆用砒硇以取驗只顧目前予觀二者皆非適中之治亦非仁術之所宜也故治火雖云苦寒能折如專用寒凉不得其當則胃氣受傷失其温養之道是以目久病而不愈也至于藥之峻利夫豈知服乃至清至虚之府以酷烈之藥攻之驗雖卽去日後有無窮之遺害焉豈可慨也予業岐黃朝夕承先大人庭訓附以管見遂忘固陋訂製煎劑點藥雖非適中之治然亦不越于規矩準繩之外也所用煎劑惟以寬中開鬱順氣消痰滋陰降火補腎疏風爲主點藥專以去翳明目爲先然點藥惟用氣而不用質去翳雖不神速决無後患其製藥之法

妙誠非世俗所得知也但藥得千家傳非以苦心思索有年。幸得其妙至于目疾危急萬不得已而用砒硇亦必用藥監製其藥。分兩之中十用其一毫不敢多也此予治人之目必抱兢業之心。至病目者愈當小心禁戒卽如勞神酒色忿怒諸事並宜捐棄否則目愈之後不能久視久視則目珠隱隱作痛日後決傷于目是以勞神諸事俱宜忌也蓋心藏乎神運光于目凡讀書作字與夫婦女描刺匠作雕刻凡此皆以目不轉睛而視又必留心內營心主火內營不息則心火動心火一動則眼珠隱隱作痛諸疾之所由起也且人未有不斷腎者夫腎屬水水能尅火若腎

無虧則水能上升可以制火水上升火下降是爲水火旣濟故雖神勞元氣充足亦無大害惟腎水虧弱之人恐難以調治若再加以勞神水不上升此目之所以終見損也今吾輩治目務宜先審其邪正之虛實蕩滌驅其有餘之邪氣而後補其不足之正氣治斯當而病斯愈矣此治目之次第至于臨症圓機神而明之又在乎人專是業者宜究心焉

傅氏眼科審視瑤函卷之一終